

00899

留菴文集卷之八

尺牘

上董撫臺名象恒

三區會剿據報海

賀副將手本稱聞報

發當武職賢否一體造送

最劣狀大著而素諳事原任儲候

庇寅晟故敢摘發之者職察最真

蹟以請台裁初三日奉臺札取坐營黃明御事蹟此弁素狀初

同安盧若騰開之著孫昂同里後學林台

無片帆在浙洋矣初七日准

閩勢頗猖獗此特南風正

掌印指揮李寅

百足之蟲力足以

不敢隨衆既惡謹列其事

蹟以請台裁初三日奉臺札取坐營黃明御事蹟此弁素狀初

留菴文集卷之八

共 冊 存 壹 冊 排架號 00899



誠當考歿具在乃職豈尤有進於此者大將司全省兵柄責任亞於撫臺而今以庸惡陋劣之人當之行年七十有四日教兩班架圍酣歌恒舞聞詩贊而神沮設寇警則色變惟賄是聞誅求無藝甚至甘冒商賈之跡以遂其攘奪之私自將領以至目兵無不詬詈而冊笑之者咸望既覩號令安施尤可恨者怯於見敵而振於嫉能恭將黃斌御屢有斬獲之功而大將忌之日甚一日不惟掣其肘又加謗誣焉竊謂大將不易浙海之憂未有艾也伏祈台鑒於復命疏中臚列劣狀力請更置地方幸甚又有忌者定海縣知縣郭啟宸冰心鉄骨独往孤行良善被其惠豪強畏其威使數十年瀾亂之定海一旦重闡清明世矣真無愧循良卓異之選者歷

俸已過八月祈台臺列之卷疏中不但身受者知感而旁觀者亦復知勸職從地方起見總無敢輕毀譽一人也

又

職遵奉台臺教誨倚仗台臺威靈受事以來海氛靖息薄有新莠之功其間率衆賈

文武各官皆相顧錯

文中至該副所以不

方之實事而不能曲

而不以海寇為憂豈惟不憂海寇而已且樂於有海寇何也無海寇則無從獲接濟之利也職生長閩海之濱熟識海上情形受事

力也近聞其報調池州合屬

城其去雷之利害具在賤詳

有可得而言者該副肯做地

四明俗鄙其人多趨利如鶩

之日即與該副約欲除海寇當先防接濟之人該副亦以為然於是防詰嚴密諸作姦者無得到海上姦徒痛恨刺骨捏造謗語以盛惑鄉紳衆口鑠金職固蚤料其必有今日矣灰壯士之心悞封疆之事言之令人悵快不能已又四明人情難調寔事難做職於六月內曾以病劇乞放荷台臺厚加培植堅留不允職龜縮職不敢自外今該副一去則恐七大海誰復為職効死力者該副朝去而海寇夕至勢可預策職殆未知所稅駕矣伏懇台臺軫念封疆事重奇材難得特賜題留俾該副得以舒其未竟之壯畧全浙幸甚非獨甯紹受福也至於定海知縣郭啓宸清操一泓雄才八面叢瀾定邑似未足以展其疆畧聞杭人欲得之以治仁和就

定海論不可一日無此令若以全浙通盤打算則省會繁劇之區非郭令不能勝其任而愉快甚多豈得職不敢以彼此作歧視並祈裁奪施行調郭令與留黃副將絕無二意取於當其人之用耳

上黃撫臺名鳴俊

節據北來人言似

贖也恢復之策

聞報即欲赴省而

虞又見告矣初

職恐一離也才奸

前示至是遠接黃副將

而而此慘禍遺君父真萬死不足

議安速行先以贖屬人心為主職

畫但此方民窮思亂已非一日近上

臨之息街巷漸吞蛇豕絲綵偶語

輟復中止倘有密切機宜尤祈飛檄見

進募水兵三四百名候牌調

用募兵先須措餉。調後之拘據該副札稱史大司馬許以解京銀
糧于糧道許以漕糧給散。若未調以前之拘非得意臺牌示見允
就甯區見貯錢糧不拘何項便宜支給職未敢擅動也。大都當此
危急存亡之秋凡事難拘格套即甯波一隅此時款養精兵製利
卷其費亦比平時有加若件遵依舊套職束手無策矣萬懇憲
臺俯假便宜使得少効一臂之力完疆土以報朝廷即所以報憲
也。職素硯守於民生物力尤極愛護止患過於節番不患侈於廣
大。但際此孔棘不得不瀝血以請耳。

又

職自聞京師之變。挺胸泣血誓不與賊俱生。奉憲檄監軍討賊當

即整頓措辦。逾期啓行。而甯郡士民忽大驚駭。號泣譁論。環擁息

留職不得已諭留西營兵守城。僅領東營兵五百餘名進發。畢竟

群情不安。巨室富家爭謀潛移出城。士民號泣譁諫。益以迫切。日

集數百人於門首。并預約於各城門擁衆遮阻。伏乞再發令箭。差

官督職就道俾職藉憲臺威靈切責士民以大義挺身前往。庶幾

得當以報君父。主

忠懇集實心未知何似。即真欲募兵製

器動支錢糧亦

次第自省城回。包發封條。封定海縣

庫藏。署印官尚未

縣丞主簿將商稅銀盡數解用。憲檄

調甯區兵一千

個月外。每家蠶菜計叁千餘金。府庫

空虛。遣役至定

商稅一項。原貯備海防急需。往往月

餉不敷時。又借支此項。候解到補償。今急整兵。不暇為將來挪措之地。猶可言也。惟是現存營稅。止一萬四千兩。該鎮取用製器之外。據移札。定要募兵五千。計此項僅可供兩月之餉耳。必該鎮兩月之內。遽能滅賊。則可。若猶未也。商稅既盡。何者為繼。此職所不敢不請憲。臺從長打算也。且餼糧各有司存。動支須請憲批。該鎮果從練兵討賊。盡見復讎雪恥。人有同心。虛公商確。誰忍不委曲措處以應。又烏用張咆哮之威。靈擻奪之迹為也。總鎮可以封庫藏。則戶兵二部。國家不必分曹而理矣。定庫可據。四明諸邑庫藏。孰不取銀者。即捨解本鎮。據其移文。札口。欲募兵至五千。少亦要足三千。職以募兵當先措商稅。既盡無可為繼。往復開導再

四如水投石。今已遣人四出招兵。誘以厚糧。其本意謂多兵既集。群擁以逼脅道府。不患不發糧與之。即令文移書札之中口。稱兵變叵測。其將來之伎倆可知矣。夫盜區患糧不足。已非一年。就現在之兵。尚難於按期給發。往。挪措接濟。令驟增兵二三千。譬如聚虎狼而餓之。求其不噬人。不可得也。萬懇憲臺及早裁酌。如藩司及別府有贏餘之餉。可以濟盜區之匱乏。則征兌該鎮募區三千。此為上策。如無。題該鎮忠勇。令速率所部入衛。留都或調防京。雖該鎮率兵而去。盜區兵力。俾原之勢。雖該鎮率兵而去。盜區兵力。心所附。多方激勸。竭力守禦。尚可支持。若聽其招。月之間。大難必作。職一身不足惜。其

如封疆何矣。或虞該鎮未必聽調，則請調職監軍前去勸玉萬，不可與之同域而處。事檄呼吸懇乞留神。

又

新皇登極，海宇歸心。浙兵首先入援，從此掃蕩狂氛，奠安宗社。中興翊佐之勳，當推靈臺第一矣。孟區東營兵，星督赴省聽憲。臺調度，聽官各負重任，不便暫離。且其權輕，宜亦不足以彈壓營兵。而中軍守備童國相，鈐束素嚴，萬不至有逗遛搔擾之候。蔡欽一事，竟無影響。蔡王鎮到任後，即聽憲紳邵輔忠之言，遣家丁押水船，把總歐文全船四隻，賈都督府印票，沿海勒取漢船稅錢。每船二三兩不等。父全藉該鎮之威，縱兵搶奪。凡齎貨酒米衣服，觸手立

盡哭聲盈海。屢有赴職控訴者，都督府印票見在可據也。職以封庫一事，正賞調停，提究歐弁益增其忿，姑寢之。而彼自知事露，巧圖混賴。妄報蔡欽等在海劫掠，職急移會該鎮擒拏。畢竟不見蔡欽踪跡，及奉憲檄再差聽用官張茶，稟該鎮委官同去擒拏。而該鎮不允，可知其原振之非確矣。邵官橫霸一方，凡總鎮至空關，彼必誘之為虐。空關之兵，其門下每藉兵威以恐嚇有司。即該鎮封庫一事，亦由文稱空關鄉紳力言商稅可留，而德通之者，則旂鼓官周斌也。不可職戡。既進募水兵，必需錢。此并不調他處。該糧令商稅已為該鎮，可以挪用。似當已之，伏候憲臺

裁奪施行

代延平王嗣子告諭將士

禍亂相仍，乾坤崩折。惟我先生，竭忠貞以報國，殫勞瘁以詰戎。水
斷陸剽，遭裘寒膽。南征北討，旅矢濯靈。欲收外府之厚資，爰闢東
寧之新宇。舟航瓦解，沃野耒耜雲興。不憤轉輸，立期光復。豈意糧
基甫定，中道棄捐。奔府泣血，椎心哀痛。莫曠自維，薄劣冒克。纘承
叨賴，諸文武之推戴，効忱重以母夫人之諄切。屬望是用，勉肩先
緒。度答輿情，幸桑梓之未陰。騰東方而行，部叛將黃昭顯肆不軌。
顏行初逆，頃就殲。固先王之靈爽可憑，亦將士之忠誠不惑。奉府
以優異示。

荒安反側之心，招徠土番，咸管戎索，撫綏流

寓首

顧之憂遂振，西歸之旅，念沿海疆土，費先王之締

造管營

遺黎沫累，朝之生聚，教訓屬方，既相視詎

前心，願共勵壯敵，大舒朝氣。一切政令，有未便於地方者，並
許士民指陳，詳確奉府，不難積蠹之穴，以補亡羊之牢。或有奇謀
異勇，唯伏未揚者，既望各舉所知，無許自陳求試。如果懷抱不虛，
自當破格拔擢，兵以嚴為紀，以和為律。期於與民相衛，其有不加
訓練，攬掠公行者，殺無赦。民以農為本，以商為佐。期於各安生理，
其有包藏禍心，外勾內叛者，殺無赦。洵以正為式，以雜為權。期於
悉克遵用，其有指一科十，侵漁肥橐者，殺無赦。以上休養急看，即
是恢復良圖，必諸文武持之有初，有終。而後本府成其寔心，實政。

相須遠大，不禁叮嚀，如或玩違，刑法具在，體之毋忽。

與劉念臺

某性迂識泥，質懇。

曾勅稟奉候荷。

與之言天下事。

復難盡其析，胷中疑義，輒造投刺，冀得

棄愚昧，賜札慰。若欲進小子而

躬承提命，乃值台駕他適，悵惘而返，然積誠以求教，未嘗頃刻釋

諸懷也。今夏聞三月十九日天崩地坼之變，於海上大聲疾呼，糾

集勤王，無有應者，屬人心惶惑，亂萌蠢，欲動地方士民，擁留

彈壓，即欲挺身獨造，亦不可得，自此悲憤填膺，血淚道竭，感病

纏綿，日不離床，褥間矣。嗣今因今公即位南都，環召老先生而

界之以風紀之任，不掣舉手加額曰：從此激濁揚清，群昧頓醒，中興隆業，可坐而致也。不意邪風日熾，直節難伸，竟令老先生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世事至此，真令人痛心於補救之無策矣。竊嘗妄言之，天下有亂形，有亂根。今日文武不和，而文又與武不和，武又與武不和，此亂形也。人心之生死，分於理欲之消長，盈世界盡汨沒於利欲之場，而絕不體認天理，此亂根也。士大夫止圖做官，不肯盡職，官爵為市賄賂公行，日言德貧，而貪官未嘗不蒙邊擢，日言獎廉，而廉吏未必盡免擯棄，又如監司守令，廉隅自砥者，必愛小民，必抑豪右，鄉紳雖心服之，而未免憎之忌之，甚至羅織而汗賊之，其道蓋不飭者，必徇情面，必畏疆禦，鄉紳雖心鄙之。

而畢竟德之懷之。甚至多方而庇援之。夫天下惟中人最多。苟非大賢受衆人之劫制。

行者理念全消。欲趣轉成求紀綱。

刑政之無亂不

殉難而累。若輩才屈膝以降。

賊旋首以事

愛惜性命似矣。而未盡也。人苟寔見得世身者。自然捨命不難。彼實見留得身子在時。

有許多受用。遂至甘心與日為類。而不恤。然則愛惜性命。尚是第二念。而耽戀利欲。乃其第一念。當其取科第。戴進賢時。便已立定此等識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嘗謂士大夫之立朝者。畫法老先生之立朝。則太平有日。其居鄉者。畫法老先生之居鄉。則太平亦有日。今概及是。則惟有戴胄及溺而已矣。其備員仙鄉兩年。

罪狀山積。近酌量移京口監軍。命下數日。而隨別用揭職。亦具

一身黜陟。而無着落。亦一時異事。其實積病殘喘。止合投閒。自七月至九月。詳請解任。凡經六次。今得歸臥。敝廬深愜所願。初三日。

舟過越城。聞老先生尚在武林。及抵武林。則又云台駕已回越矣。蓋夜於道中相失也。刻下買舟南還。病軀隨甚。不能復渡。江請教

完後叩首告別。一片將悃伏冀鑒茹。相撫臺兩疏。并抄附覽。憑穎無任懇切。

東殿稿

復熊雨殷老師 洪霖

王愛民因接手教。方知前有賜札。未經拜領。正月十日。乃有朱杜

若差人送至某長

某亦自知如謂

有兩姑耶

宣紹人

為某謀慮周悉然庸才不堪任使

則未敢以為然天無二日一家安得

後因遇難播遷 聖安皇帝誓允萬台今

以宣紹為魯王有耳有人有土古令理恒理

溫度金衛自

隆武皇帝監國時即已相率來歸非

隆武皇帝

之有而誰有哉

如老師云浙江土當還之浙則令江右楚粵傾附

始雲朝廷亦當辭而去之使各聽其本有藩王之欲自為帝者耶

藉以功論則信州至慶州延袤二三百里口分數道入犯敵鄉分

頭赴援古撫建昌皆敵鄉恢復也度被圍數月垂破李孝源告

急之疏凡十二上今幸無恙誰之力耶貴鄉但知錢塘不守則口

長驅至閩沾：自以為功萬一口縣信州入建寧由建昌入邵武

由慶州入汀州敵鄉既破貴鄉必不能自以為守則閩之功浙興

斷之功閩正等耳况敵鄉應廣而力分視貴鄉之聚兵守三百里

而近者其難易尤當有辨若責溫之洵不接濟江干此屈於力之

不能非不欲也其到任後 朝廷即允楊龍友支用慶洵催解其

子鼎卿見與方靖口共事江上此非即某轄內之餉乎惟溫郡凶

荒異常目下斗米價銀三錢民不聊生追呼莫應汛兵缺餉數月

未給向非甚多方撫綏兵民之變已不知作何狀凡到溫索餉差

員目擊蕭條景象昏不費辭說氣盡而還至於 皇上復仇念切

視江上將士飢由已飢前命嚴志吉掌科賞五百兩犒賞方

營令復

日駐

疆靖陵

督師一切兵馬

貴三萬兩繼之。且臘月六日。六飛已發。指公不於此時盡捐成見。一乃心力以奏恢

又安知其所底也哉。黃跨老入浙

已非其所得預。今歲溫州解餉協濟額數。業與方靖口有成約。可免紛呶。今所切望於老師者。將天下大勢。從長打算。萬勿使日收漁人之利。留青史上一段可哀可笑公案。則幸甚矣。大派欲使某回閩。亦未敢聞命。某奉職無狀。朝廷自當撥回。而以能者代之。若魯王安能強某使去。既不能麾之使去。又安能招之使來。某素佩服師訓。忠義立心。某敢隕以沾門牆。遂來貴鄉。所以羅敷鄉無所不至。如何。昔老偶被盜劫。遽傷死。而讓贈

此字當為以老
得之恐不心也

邱可資一嘆又

太祖高皇帝曾賜沐黔公姓朱。不貶。其為開創

之聖主也。諸如此類。俱祈詳察。而存恕論。便鴻率復。幸宥不恭。

魯禮部主事 會能東孺名汝震能老師令兌

授手教深感垂注憂亂苦情言之欲涕東歐自

國變而後

人幾化為異口。蓋此郡居貴鄉僻末。官才乏壞。歷十年上下相摩。

廉恥道喪。一聞口入武林。士民恣睢。惟決裂無所不為。某初到時。如

入虎穴。獨以前入任定海時。既之商賈漁民。經至四明者。咸受某

恩。轉相傳播。人心先已聳動。在事五月餘。若藥飲冰。萬自共見。至

於拮据撫綏事。嘔出血。

將吏士民俱已帖然。信服矣。惟

是歲值奇荒。糧餉不繼。

僅可苟全境內。斯則有愧。

朝廷未由自解者也

魯王移封之地其言者

段嫌隙之漸而且復

之策故亦未便越台至宣

暫駐颶郡徐圖聯合以全骨肉之

誼初非以敵為善地也魯王仁厚有餘某亦聞之然此時必急者

在大有為之畧則惟我隆武皇帝足以當之其尊賢下士推誠

以政不減漢光武至於作用之妙非尋常之見所能測識台臺以

營自知之丹近來貴鄉嘗議閩事多屬捕風捉影夫唐特盜殺宰

相武元衡裴晉公亦幾劍死平成勦亂之勲敝鄉何黃老為盜所

劫索盜未獲法雖未行正亦未忘而貴鄉信口互誣不遺餘力今

議論已落：難合台州為

恐生事小人誣為相迫不惟

之意又見陳本叔月敵窺溫

貴鄉通邑大都之中白晝抄劫縉紳貲財俱盡奪及子女非不知其人而不敢問如是法真凶矣自古及今有法亡而能自振其國者乎且五等之封如押搏黍掛印纍：幾至百員如其無功不應若此之濫如其為有功設復武林何以繼之再復南都何以繼之再復北都又何以繼之與之以尾大之勢而冀其臂使之忠某知其斷：不能也至於魯元年名歷而引高皇帝吳元年之例悖謬斯極無人救正真是咄：怪事夫蒙古失道天下叛之高皇帝于闐草昧為生民主其稱吳元年所以別於元且別於宋之龍鳳也今之稱魯元年者亦將以別於明乎別於明是忍於絕明也為明之君子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以為不孝

不忠而十載
謂魯王果從

後始定君臣之

者魯歷頌枯枯人不愛近陳木叔復遣人費歷以強枯人枯人操
使者如故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衆寔有心庸可罔
乎黃岩聚兵木井斃欲圖溫矣且所以惑貴鄉諸公者曰溫無
備也夫備而使人知其備豈為真能備乎所用馬啟河輩入溫
作說客逢人輒云若等歸戴魯王則賦稅歲得減十之三獨不思
台紹賦稅五年併徵溫距台紹不數舍其民豈盡罄贖其歸也又
與木井相繼上章言溫人俱願歸魯而當事且獎其勞叙其功矣

識者之以不學無術誤其主也竊
奉隆武正朔為正如欲待復京之

二年較不為天下後世所笑耳驚

年采壞國家事者上因不做實事不講實話令勢猖獗如此不
思一乃心力以恢已失之疆而汲汲於用說說小人以闖同室之
釁人心迷惑至此氣運使之然也已上諸事其非樂設貴鄉之短
但嫌不釋則勢愈弱浙既敗而閩旋危憂心忡忡不禁向已一行
吐耳聖駕已決意由江右指金陵蓋何雲老有衆數十萬已抵
湖西遣官迎駕聲勢大振中外方拭目觀光復兩京之盛如台
基所示齊東之語未審從何處得來也令弟老師江干勞苦萬倍
某死中不遑裁稟候煩為致意師生情同父子為天下大計各
吐胸臆雖議論不能合輟而肝膽到底無二致耳張洪詞已批府
究追

前恐不能盡還合浦也諸不一

復黃石齋督師

方令朝野胥倚

新安失守

氣使之惕息

公而一履行間諸事便難應手奈何

賴老先生破於婺源上下奪其銳

兵與金華之兵由淳安開化分道進發

或可犄角以成勝勢西陵成卒僅可守而不可戰東海舟師整頓

頗已就緒時下患朔風迅烈度其揚帆北指必在春來春最可憂

者曾廷諸人持議落難合師之不和克何有焉日聞抵報主

公上決意親征期於臘月之朔啟行乘輿出關之後行見衆志

咸孚軍勢大振恢旆復京在此一舉而運籌決勝要非老先生莫

任耳貴門生徐君來具悉望徇之切然浙東亦同此患某雖奉命

撫溫處台宣四郡然台宣官吏皆魯藩所署豈未肯奉我正朔故

某至今尚滯東甌某未至東甌時賦稅已透征十之六七而士之

呼庚者逾半歲莫應也近駕鎮自閩帶舟師三千來亦待哺於甌

劉誠竟率江上殘卒三千航海而南望甌全止又復移文索餉不

出一月東甌必有大變蓋兵必興民闕而至兵又必興客兵闕也

甌括二郡之餉自贍已不足矣朝廷又允楊龍友向此中支用

一畝乘輿事何以濟具有膠舟柱之守而無點金之能已于十一

月初十日上疏乞休未審能遂所願否也前曾特疏荐徐君抗口

大節已下部覆想不止以成均一醴酬之遠辱教愛可勝銘感處

苦局之中無能仰副台望益滋愧憤使鴻附復不盡馳依

附錄 黄石齋

牧翁兄丈聞駕

也會稽阻

要當選

彼中刑貳便已易

頭緒蕩無下手處弟以隻手赤身呼兵呼

向於無人之野廣信一郡自聞徽破比屋去山無復雜犬索米一

月不得十石供四五千人_士之外量沙設梅無一是處_二台翁擢

過其倫又以非堦見薄又見曾二雲見代之指_士後流寓金陵二

狗_非不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俱不見下忽馬掣回想此危鍾非人

所樂_獨屬橐駝載益車終無交割之日也岳牧相連一重門限除是

寤寐不徒聲氣可通亦形勢相起

會非勾踐之志種蠡之力不且一聽

禹航程安苦廣德上撥鍾山猶或可及耳而

彼中刑貳便已易

向於無人之野廣信一郡自聞徽破比屋去山無復雜犬索米一

月不得十石供四五千人之外量沙設梅無一是處台翁擢

過其倫又以非堦見薄又見曾二雲見代之指士後流寓金陵二

狗非不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俱不見下忽馬掣回想此危鍾非人

所樂獨屬橐駝載益車終無交割之日也岳牧相連一重門限除是

天下癡人負軌到此無由悟台翁吐其伊鬱耳連日出師在安源

上下與角逐一再報捷雖破竹未成而迎刃將解不知海上長

鬣誰當佐其短長者武人掉舌終是捉索龍涎雖香要非朝餐所

服矣主上聖明羣賢畢力而猶令天子憂邊中原與突日尋披髮

孔門三尺安得不道桓文乎粵中輸餉二十四萬福省自征十餘

萬而僕不得丐其涓滴安望渡諸吳門問白虎之氣亦當與吾鄉

子弟撒手懸崖耳沈有濟幸託字下甚佳後來可與共濟敵門後

徐柏齡甚承盼矚業興一衛置些子使得支持過歲

亦是朝家之輩共襄大業也因風懷想不盡依

十月 沖末書云黄石齋十一月二十日到則

牧 紙會藏山仔兜社薛允中家而公心事於菴益冠

答孫碩膚中

曩承乏仙鄉罪戾

其髮擢錫之齒茲知己之感至今

猶耿耿也國恥

義斬偽保銀江以東之士立兩京恢復

之基也道所以不死惟當甚一人是賴獎鼎勳名其小者耳弟拘

庸才兼惟積病無意出山主上過聽廷議強弟入浙豈意歲

荒民窮向不湊手至今未能出東甌一步每一念及愧汗如雨幸

聖駕已於腊月六日長行計燈後至江干貴鄉向未異同之論

祈當臺妙用机權化為水乳一德一心光復舊物以慰太祖高

皇帝在天之靈薄海內外均荷再造矣遠辱注存可勝銘刻附以

布謝不盡依

詔書謄黃并附呈

答張侯服名名張

憶同事四明時藉鴻畧彈壓瀕海猶稱恬熙比某息肩以後南都
失守虜騎長驅浙東八都僅恃錢江衣帶截斷腥氣兵疲於戰守
民困於供輸郡盜郡受客兵之害尤為慘酷某北望并州不勝於
邑待罪此方本期與台紹諸公同心共濟而不意一家之中橫分
畛域近且獯獯日生幾有捲戈入室之意朴人誤國之罪可勝誅
哉東甌亂饑日甚目前斗米價益四錢兵民皇皇莫必其命虜之
禍猶遠地方之患更近台臺何以教之台臺為先帝舊臣今日
翼載 聖主立心獨正矢節獨誠一腔義憤不淨掃虜氛而還南

北之舊疆不止。天地鬼神鑒此忠孝。雲臺麟閣之業何足道哉。黃
蕭虜扼守舟山。餉絕。

鼓廟。朝中文武咸

即此可恭而弟得

翰。時貴差官將

便。率布。復附復不盡注懸。

答零州倪郡守名祚善

一物之微。辭受必揆諸義。况授持大典乎。去冬有自越來者。抄傳

監國諭云。首我高皇帝先稱吳元年。予率祖攸行。其以明年為

監國魯元年。不佞不勝驚訝。以為魯王一時為不學無術之人。所

誤終當有起而正之者。不意舉國若狂。至於令魯無一人悟其非
也。夫蒙古失道。天下叛之。高皇帝開闢草昧。為生民主。其稱

吳元年。所以別於元。且別於翰。韓林兒也。今之稱魯元年者。亦將

以別於明乎。別於明是。忍於絕明也。為明之臣子。而忍於絕

明也者。千載下。具有遺議矣。台翁試以不佞此段辨駁質之。陳本

叔著一篇魯元年曆說。如果能自直。且說台翁拜而受之。未晚也。

世界不毀。大義維之。國不可一日無君。今之大義也。我皇上以

隆武元年號。繼宏光年號。一統之義。日月為昭。夫孰得而越之。朱

判來。台翁但不為札。渠自當氣盡。朱杜若懼不敢來。已檄行守道

拒之矣。率復未一。

之誼。締結婚媾。助之萬金。資其
使檄。當於古人中求之。李郭。燕名
以公東。辭餘光。喜可知也。前接華
回書。令尚未到。因解中軍。乘後之

答劉洞山年文名中藥

浙東局面幾成而

而天實為之其幾：可以成之者

凡我同志交口誦老年

年臺卓識定乃得天獨厚而學

問又足以濟之故檄

出人度量之外恢復鴻業宜須

年臺為之他人不

聞朝議欲以年臺代黃鏊老替

鎮三衛盤根錯節故須利器治之有識者望旃旌壁壘而卜虜之

將亡也匪佞弟本庸才承乏危地邪臣悍帥或指為外側之軒或

視為中衢之樽虎視眈眈一日千態近劉誠意急發兵東下報顧

瑞老於江心寺沿鄉剽掠弟已遣兵破其前鋒渠復濟師而來予

力拒之諒渠未能得志但多此一敵國家事未知作何結局耳渠

奉欽造額兵四十冊揚龍友均分粘餉計各得八萬不為不逞矣

况甌郡大荒為三百年來所僅見斗米價至五錢餓死者相枕藉

小民不能錙銖之賦本地兵洵半歲缺給渠明明知之乃借索餉

之名欲併據甌郡為已有逆節昭著如此何以自容於天地之間

耶渠初猶觀望兩端因被郭長公年兄一劄皇上削去其便宜

行事遂大怨望決意向魯屢飾恭順之詞欲弱皇上依其所請

而皇上批語俱極斟酌渠計窮遂顯肆決裂如此年臺必有良

策可弭斯亂幸速賜教永諭行拏逃兵以此事命弟者極多而甌

中各衙門差役生事異常逃兵到底不獲而其親戚個個受害故

弟概已之非敢獨方台命也亮之亮之金生忘節倘儻才幹亦饒

年臺擁節越而出。知為此生表見之日。因具邊謁之使。率尔附後。復一切苦。

復黃跨千督師

統祈垂佑

開化零虜。雖暫退舍。

客刻疎。老先生提調各路之師。

振其朝氣。定風鶴。

措諸萬全者。已。栝蒼諸要衝。某時

時申飭。控扼日。報衛警。幸劉楊二公毅然。分頭料理。某已不得問。彼中之餉。即欲到彼。整頓兵馬。而庫藏為。梁栝盡安。所挾為推牛。饗士之資。予奪我。巡撫之柄。而空存巡撫之名。所以迫切求退。正為此也。既餉向與。楊龍友商議。特。梁函。馳報靖夷業。已差一主政。來此坐守。頃更前議。必失其心。各四萬金。而樹一敵。於計未便老。

先生丹裁酌之何如。御營兵响。某前議坐派平陽。聞其庫中見有。數千金。該縣恐誅求者眾。深自韜晦。老先生連發一札。趣解質鎮。既兵立得。啟行矣。董守道若受魯歷。則顯然背。皇上矣。渠庸

人也。何敢出此。今姑籠絡而用之。則可。若謂其全無向魯之意。恐未必然。栝中議。招山東兵。近得按臺札。知事尚未成。可喜。可喜。金衛間近日情形。布詳。悉見示。憑頓。致切。

又

既餉量濟。方營。前日楊龍老得老先生此指。即馳報。方盤老。隨即差守取。果恐旬。派各縣。彼必每縣各差一官。大肆騷扰。又必將見征者。盡數取去。不數月。即期盈四萬之數。而溫區各營之待餉者。

俱等於望梅矣。故坐孤瑞泰二縣與之。非一年陸續征解。必不能得四萬也。此中

閩郡惶駭

洵有成約。方來

且何以服

一乃蠻遂成有意外之變。地方以處置失

宜責我輩。其又何說之辭。顧老先生熟思。朱嘗浸采黃岩大廠覺

端。顯然露相侵之意。盤山當增兵扼險。而餒糧者不應手。昨又見

黃浦虜題請溫洵奉。旨着撫按設法催解。某惟仰屋嘆耳。奈何

接各縣稟揭。謂遼洵典洵稅契已經示免。百姓斷不肯上納。老先

生當亟具疏請復。一面先發告示曉諭。一刻千金不可遲也。於越

來調停者。其說云何。朱未老意全向我。否統祈賜示。德穎冒任瞻

註注

又

開常繼臨。歐枯震靈。迄今風鶴未驚。井閭無恙。皆老先生收拾抗

扼之庇也。歐郡奇荒。為三十年來所僅見。道殣相望。慘目傷心。某

動之以誠。民未忍叛。其潛勾台紹者。不過與賀鎮構釁之二三紳

衿耳。無能為也。台州兵弱糧匱。又知此中設備甚嚴。雖虎視耽

未敢輕動。近接紹報。田百源領兵來歐。其兵止二千。恐別有與之

合者。東甌存亡。在此一舉。某惟效死以拒之而已。倘彼取道於安

老先生亟以信使相道。責以大義。阻其勿來。此為上策。或云先因

彼中訛傳於閔失守遂思承我之危今知閩中無事謀已寢矣如
此則國家之福也

勾平陽之餉業

錙銖難征甌紳自為強計公疏請

錢糧且朝廷既允

先生有內召之報可不復瀆此項

郭按臺被劫甚慘

當撥別項為三衛軍需地耳聞

外之警不敢盡吐懷抱統祈照亮

駕何處便中希賜確示途多意

又

某到任之後山陰人情大變駐甌出於萬不得已且非嚴裝設備
并甌亦非我有彼中宵小未嘗須臾忘甌也甌中錢糧不患滲漏
止患乾枯屬歲大荒而其民素頑悍兼懷觀望之私任呼莫應又

四方之索餉於甌者檄如雨而下皆奉朝廷之命括蒼錢糧

朝廷已允楊龍友取用劉誠意復與之爭令竟講造各支用五邑

如張玉筍朱未核故事矣十羊九牧某一籌莫展業具疏乞休而

朝廷必欲待老先生裁決望賜放歸感恩無量以中兵挑選二

千易但苦餉無餉質鎮必能悉之小摺并各報抄先附呈覽諸

容昭鑒

又

而接米教極知老先生望餉之亟然甌自三月以後飢匱異常永
樂二邑賦全無徵合溫區靖海營兵藉救於平陽之三千金斗米
五錢以每兵每月計之人不能三升幾乎瓦解矣某與賀鎮那

措支持。唱盡心血。某病猶強。遂拮拮。而賀鎮則委頓牀褥。飲食不進。殆有性命之憂。

宋顧稔六月半後縣官

可漸行催科。某自當嚴加

前日下急需。老先生且就

閩中籲請。可再劉復老六

潘金印十一月日突發姚

永昌兵十人襲溫。以十四

六丑察。某與賀鎮力拒之

姚屯兵各村大肆劫掠。十五日夜。殺顧瑞老於江心寺。十七日某決計發兵擊之。擒其副將姚宸昌。永昌敗走。兵潰散十之七。時明來貢劉永錫率兵繼至。距城六十里。而軍再發兵逆之。連日接戰。拒兵退三十里。然終未肯引還。劉興陳函暉等合謀併溫。已久。信使往來不絕。因盤山守嚴。台兵無隙可乘。劉遂發難於肘腋之間。

欲出不意而取之。索餉特借題耳。渠與楊龍友俱奉 肯送兵顧

四千。公文屬十邑之餉。計各得七萬九千餘金。養四千兵。即無贏餘。何慮不足。而尚垂涎溫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渠知事已不濟。仍飾索餉之說以欺。朝廷又有感其私恩。畏其毒手。而為之幫襯掩護者。朝廷雖不可欺。然處此時勢。計必用調停之法。漸中局面。從此從此大可憂也。某坐窮山之中。左射右虎。不知死所。老先生幸憐而拯之。允次布復。不盡欲言。

留菴文集卷之十

尺牘

東陵稿

上蔣八公相公名德疏

三陽東舍萬象聿新老先生疑神變理鑿舉世於春臺慶可知也
紹興政出多門軍紀不肅事必無成惜 聖駕之出少遲收拾倍
費手耳彼中聞 朝廷命黃跨老入浙替師已疾馳至徽必能簡
定大局以報 主上總之 聖駕再至婺州彼即欲相拒亦無詞
也彼中文武傾心 而最係在才靖夷一人聞亦歸我
之意居多楊 席業已示之齒頰勸挾靖夷以相劫制
之

主上又

之餉其事：掣肘一籌莫展此特示

急在聯絡強

之或得其力其密奏 主上忌求撤回老

先生便中幸力贊之至持：諸不多及

上林任先相公名增志

存承台教深荷培植之恩有逾骨肉刻五中何日忘之度勢換時

銘

揣材量質終懷慙慙罔克自安方今外氛日熾內衅日生邪臣悍
恣或指費郡為臥側之軀或視貴郡為中衢之樽殺机層發不可
方物兼際奇荒斗米價逾五錢道殣相望縣官不復行催科之法
而飢卒呼戾慘不堪聞脫中之意特：蠢動此局危局須得大才
智人為之或能左方右圓以收救宐之效庸碌如其懸救已窮而
而以負不釋其誤封疆也必矣老先生為桑梓計特奏聖明遂才

代任庶君相皆有知人之明而地方不受傾軋之累某感激鴻造
即永棄山阿亦當矢效蛇珠雀環之報耳使中附侯廷后兼陳苦
悃不腆侑械惟鑒如是禱德頌禱切

上曾二雲師相名樓

某自為諸生即荷老師甄拔登賢書而後受培植之惠允浮歲士
午老師開府登萊某時待罪樞曹蒙瑤函下逮兼之隆貶感錫五
內時移事易兩閱天崩地裂之變令人憤不欲生天非國家真人
嗣統倚毗老師 群倫自此策力競奮一統山河可計日
而復其舊 謬膺浙東重任此中望正師之至不啻雲霓不

至

怨人心日淡一日殆將難為收拾凡言聯絡已安

之智耳溫處二郡幸未解體而產置不可言無事權
不一難於措手某業已疏請歸併一撫蓋亦因其勢而利導之此
時看數不得不出於也非敢為規避計也望老師主持撤回某別
用免互相牽制以誤地方至懇 某染病月餘緣多事之秋不
敢請告候稽遲伏乞原宥一芹將悃惟鑒如是禱德頌禱切

上朱胤岡相公

日捧讀手教深感注垂浙東事体大難止因民窮財盡而虜患猶
其小者耳方兵頌盛此中人咸服其功而且畏其威屢索餉無
以應之正月內忽傳兵移兵就食甌民逃徙焚室姑議量濟以甌
洵三萬八千而民始安堵此議非某一人私見黃跨老過甌特與

楊龍友面訂此數而龍友立即轉報方磐石矣不意拓向奉旨
准劉誠意楊龍友均分跨老見取洵之地已狹頓變前議欲將歐
向專解御營近見王武倅疏奉旨不許方兵支餉此於跨老
與其似便然磐石忽失所望其心必變且歐民將復驚駭逃徙并
解御營之响亦無人輸納矣此不可之甚者也老先生使中幸為
酌量而主持之總之此地萬難措手非其庸不能勝任萬乞老先
生引手出其於

累益重矣至懇至懇懇穎無任悚切

答顧瑞屏宗伯

承台教方知老先生

募兵計故向此中清弊措餉乎然
此中人情澆甚所委用或不當則利未必歸於國而清之弊有更

甚於弊者總之一牌一票不可輕發也顧老先生熟思之魯事日
有異聞然總視其來意以應之卒後未一

又

節承台諭敢不曲體但此中人情澆薄奉一差委輒恐其意之所
欲為利全歸彼而怨謗則歸之上某忝附宇下故不敢不為老先
生慮矣其後耳度牒一事老先生既堅意欲行乞勿委僧給散將
牒印發敝衙門某出示召僧查領其納資則轉解老先生庶於緇
流足以少佐與從之費惟裁教是荷

復李任明舊父母某才拙病深本不敢妄希世用
新天子過聽
廷議以貴鄉重任相授自入東甌見餉屬兵單百難措手焦心措

據無片刻之暇未及修侯老師臺及辱惠教先施殊深悚愧徽州之破或云虜兵或云土兵又或云已破而旋復繼之貴鄉已剽剝膚之勢修備萬不容緩承示諸着數字：切中但今日大患在於十羊九牧其所轄止台宜溫處四郡治之官皆魯王所委用未肯俯聽節制溫處向化最早某日前

錢糧為料理防禦之資如大教所云而朝廷

留用零餉矣龍老又今日調溫兵明日吊溫餉且

黃虎老俱行溫郡取餉飛檄如雨

是并無一郡專

將安所藉手以報命即處此危局未知稅

駕何所老師臺何以極之

賜環之命新下尚容席官叩賀大疑

拜登二種附使鳴謝不盡馳依

又與李任明父母

烏盾司春龍精戒旦老師臺吹援近和萬福駢臻喜可知也

六飛指日出關老師臺應賜環之命迎駕三衢便當留運帷

籌發舒天討中興鴻業豈異人締造哉去冬辱承教誨挈兼拜隆

貺感鏤五中祇緣歲荒餉詘飢兵欲謀日夕拮据血枯心嘔未遑

修侯台安稽遲至今罪歎萬千伏乞慈宥責郡賦稅已為劉復老

楊龍老二公均分日督師至又欲於三中取一東甌之餉龍老議

派四萬與方靖夷而督師又派解五萬給御營兵轉輸之數既多

地方遂寧：見矜肘矣某將何所藉以違罪戾乎前具疏乞休未

蒙諭允今當復補贖以請丹於越諸公議論落難合然一聖駕

一至江干邪說自當退聽惟是將驕兵渙驟爾振飭為難倘復抗日持久仍憂師老糧匱老師臺謀深慮遠必有謹論入告以舒聖明之宵旰者已職守所羈不獲躬拜階下以傾積悃需役代叩伏冀照原一芹特意鑒如是荷

與吳純祐學政

際此奇荒民半飢殍

日到甌打糧矣我兵

為內變事勢也已

以明告之皇上也弟當

使集然露出吻餉字樣則諸童皆以為恥稍行朝四暮三之術可

行催科之法昨接越報田兵指

以禦之不惟不能禦外侮而且能

裹無如招童生納贖准其進泮此可

力擔當祈老年臺即出一大收招之

耳

與瑞安平陽二令

郡城米貴日躡俱云瑞平二邑過糶所致小民無知為一邑自利之謀有司切不可輕徇之以悞全局吾聞及台處俱豐稔是以自給獨東甌一郡苦荒以當戶所貯舊谷發糶貧民儘足支持數日以待新谷之升令虜警日迫人心易動難靜若過糶以甚其飢一處生亂各處行民聞風兢盍雖有粟亦不得而食矣年翁幸速蒞諭境內富人發谷糶賣以絕亂根此目前第一緊着萬勿延視也至囑至囑

答梁清素令 名後升

藍山營告飢之文。一日數至。不佞不得已。嚴督接濟。昨差役行後。許丞始至。乃至十六日。又有二百金之辭。幸可少紓燃眉。然二月分糧。畢竟當於數日內全給。即三月分糧。亦必不可出初五之外。蓋荒山僻野之間。無可借貸。戍卒一日不食。勢必出於搶掠。吾輩竭守禦之勞。誼切同甘。知必不以不佞為過計也。不難措手。中刻之加意。如可困苦難兩科。

責別人之咎

騷擾地

竟幡然不問。下謂其藍軍所誤。切中其病症矣。玉環山事。即富與

老前後左右。無一正人。所經營者皆

事。凡在知識。無人不力言其非。而渠

屯道商之率後未一

又

台州之事門下不必作驚天動地觀蓋國溫源非出於晉狂之意
台兵素怯懦即寔奉王命猶趨趨不欲前况僅出於一二邪人之
指揮乎聞陳叔謹彼中人云溫全無備天下安有已日露圖人
之意而人猶漫然不為者稍有識者必嗤其妄矣况欲取溫為
先度其能守與否前日 皇上賜晉王書云實不敢捨溫衛自絕
八閩咽喉中人亦既明知之矣毋論未取即取之而閩必乘半
浙兵豈閩兵敵 檄江上之兵以半溫則虜又乘其後矣此不恃
智者而後知也總之料敵備料其主謀者何人事而出於陳本叔

之籌畫也若門下高枕無憂矣洪副將所統精兵八百即欲登程
適得彼中確報黃巖寔無多兵恐聚兵舉逆徒令小民驚擾暫緩
其行如有急報此兵朝發而夕至矣敬丁日食四方二月分餉未
給祈門下速濟之未一

答三衛徐茂才名應捷

義道仙里因令坦

此令人憤不欲

指日可成而

天未欲平治

念之深因燕鴻

位

何愛殊深至今耿々國家禍亂至
位閩中德度規模遠符先武中興之業

論落々難合虜已剝膚我捕閩穴豈

邑翰林先寄閩中詞傳 匪其感相

未及裁答方今仕進甚易然一入其中無不厭

為苦海者有志之士養晦需時為要一走捷徑反覺所就有限即
如今坦草：做事到底不能無悔門下知我必不以此為言迂也
兄以布復不盡依：

與方盤石 名曰女請英侯

人心不一議論日然遂使虜騎得度錢塘而東浙土存亡僅羊呼
吸可勝浩歎台臺 虜所素憚今扼閩山會野之險虜決不敢
正視赤城首標將士之至括蒼者尤台 飭令預塞要隘以防奔
突某與賀鎮日夕隸屬互為犄角中 師前鋒已至沙堤大隊不
日即集海門矣 志成城尚可勉圖恢復惟台臺發縱指示之空
德勒布統祈昭原

又

一聞虜騎渡江即連章馳請援兵指日可到十三日遣人賈一函
通此聲息計已徹台覽矣關山會野之險必不可棄 台臺坐鎮
黃岩可以指揮南北莫安台漫兩郡漸圖恢復功莫大焉敢給台
州諸色而溫中又陸續將運相濟可無匱乏之憂如台臺一舉足
則兩郡俱瓦解門戶也日來傳聞虜已回杭則台臺銀台兼可收
拾檄應變台臺宜有妙用一切地方情形令親鄰立老
奉復不盡欲以

答張惠安伯

膚蹄長驅蹙由欠心不一所致人心不一則以但知有己而不為

人設身處地耳。且如格餉通計赴解存留加派共一十五萬八千餘兩。而甌餉通計赴解存留加派共一十六萬四千餘兩。其顯數之相去無幾也。格餉全供劉楊二公八千之兵。甌餉且撥回萬端。濟方靖矣。格中斗米不過一錢。甌中則斗米五錢。歲之豐歉。賦之寬欠。不啻天淵懸絕矣。乃今日索甌餉。明日索甌餉。必欲甌盡去。顯兵以謀顯餉。而後甘心焉。有是理乎。此已為往事矣。因大敘以協力和美相勸。故今甌反此。今虜騎已黃。囑在甌者當守甌。在格者當守格。閩中援兵已發。旦夕且至。某屢疏請發內帑以濟甌中匱乏。此若惟可。台臺道他人誰肯相亮者。然某惟知盡臣職分也。固不暇計也。兄以率復未一。

卷劉復陽 誠臺伯名 孔昭

久仰大名。昨幸得面聆台教。深服忠義之氣。百折百回。蓋天留碩果。以挽既剝之運。而佐中興之業者也。承諭溫餉事。委係地方虛耗。無可藉手。其情形具在公移中。近方請袁黃肅虜黃督師張大司馬于撫軍楊都院相繼索於溫。撒如雨下。然一至於此。甚矣使知庫藏如洗。俱寂然。率係須是懸銖或金手段。方可支持。否則莫知所。拘謹才不能濟。爰業於初十日拜疏乞休。且復大計。老先生幸與繼至者商之。某翹首致踵以。

又

率復伏冀矧原

開胆說矣。金衢震動，幸括中有先生坐鎮萬里長城，未遑云喻。既中士民皆明賜也。有急在燃眉而不得，不請命於有道仁人者，甌郡去歲晚禾不登，兼逃難就食者衆，遂致米價日踴。歲杪斗米值二錢五六分，今即三錢六，無米可買矣。民心皇皇，莫必旦夕計，惟招商販運可以拯此枵腹之衆，而附近稍裕地方，莫如貴郡。業已遣人諭招米商於龍泉寺，驟糶米裝舟，米既萬望。若先生垂於桑梓，臨危立發告示，張掛郡城，不許地方閑難阻自此二郡有無相通，緩急相濟，厚生正德，凡皆老先生之造福於無窮也。至懇。

又

甌民餓死幾半矣。老先生設法疏糶，拯此子道，真無量功德也。某

率屬捐俸為賑粥之舉，見差官入括買米，无所壅庇，以免阻滯，更有啟者。此時人心瓦解，宜多方團結，不可宥非類，恐以逞其散。甌城瑞安門外醫士李鈞，年近八旬，其子叔春，纔十七歲，父子素屬悽家，亦僅有數十金之蓄耳。緊隣思棍高士志，忽持札付解叔春為守倭，株係責。

劉言政所於索取數金，挾持春以去。越三日而言政稱井春盜其造軍銀三十餘兩，捕之甚急。李鈞亦遍。

一段情

十七歲稚子有何才能，而聽之為官，又何以思

而情之為盜，盜紹送札打糧之惡習，言政一時而併用之。李鈞夫婦相率哭告，某提高士志責究，而言政復認作家丁，當堂抗辨，求

兗令將劉村告示奉覽。言政如係真官。老先生軍紀素嚴。必將懲一以警百。如係假官。祈賜明示。以便儘法究治。某無他意。總之欲為老先生揚仁。而招眾附身。臨楮禱切。

合楊慶生 名鼎新 龍虎子

嚮未嘗領大教。亦承古論。具悉將軍需餉之切。今上江上戡守。實關天下大勢。如以閩越介嫌。即為芥忌之人。括郡錢糧。尊公老先。生業已陸續催解。可無贅矣。至於甌中。匱乏萬狀。總因歲荒。民頽。歲荒則物力已竭。民頽則嗷呼不靈。失餉不自天降。不自地湧。責之民而民不應。急之且有揭竿之變。其本庸人。處此危局。又安所施其巧乎。來教謂先居守之兵。而後臨戰之士。寧願未知此中居守

之兵。俱飢欲死也。今即聚甌民而語之曰。若不輸餉。以浙江上之兵。一旦暮且來。就食彼。蚩之。省因此一言。而遂輸將恐後乎。此理之易見也。甌兵故孱弱。然數千之眾。火餉七月。一旦洩其忿怒之氣。恐責有之勇。未能過之。甌民有不必可脫之厄。數止此數千兵。擾之而有餘矣。

知非應變之才。業已上疏乞休。推尊足兵。拭目可俟。萬不至火蒸台慮也。語

公老先生代
語肝膈。伏冀

答姚永昌劉誠

再按輸散不體。台文憂餉若心。然云處郡頭餉九萬有零。似尚未悉。此中皆繁。昨接董守道清畧錢糧。遵旨報明一揭。處郡錢糧。起

解存留并額外加派共銀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兩有奇誠
意興揚龍老相各得上萬九千六十餘兩溫郡錢糧數目與郡固
除協濟方營并給靖海營共萬外所存無幾何以飽溫臣將士耶
向為黃督師割去匹莖遂致諫中頻稅至擁道而殿兵憲露辨以
國難著曉紳恐釀成地方不測之禍特具公疏請留督師前餉以
濟厥兵事奉俞旨事在衛未失事之前改使關標之兵林立如故
決不能復沾東甌一粟一芻也若使此向可以移餽勳標則輒紳
何愧於督師而竟奪其所款携取之物耶道目協理錢糧及督師
互察兵數前並經奉 明諭然此時 皇上尚未知兩郡錢糧
確數反楊龍老詳悉條陳 皇上始慮兵溢餉絀因有勳督二目

每准兵四十之 旨則勳督俱管必遵後來之 旨斷、如也前

後情節既經不佞錄、指出台文亦可以豁然無疑義矣勳標之

兵籍於溫者數百人十日前即以打糧之說預報其家民情不無

駭怖不佞亟出示禁止之見粘各城門可察也今台文率眾東下

滿城俱 不佞無以目將極知台文之無此心而不能

禁小民 愚見為台文策以宜遠棹以慰眾心恃在

知愛故冒 惟垂亮是禱

蒼周際五

某抵任來庚癸之呼不絕於耳聞之縣官田百姓道欠聞之士民
曰官吏侵漁昨方屬文郡守將錢糧完欠數目撤底尋其下落庶

幾為逋為侵母相枉也。貴郡顏威并遠詢，即全完無欠。止十五萬
六十有奇耳。去臘撥派四萬與方磐老時，黃蹙老意括餉尚可。今
澗故無難色。今見括餉已為劉楊二公中分，遂請願歸。當歸，意
不能及。方適聞部王侍御一疏奉旨為貴郡顏威計甚周，而
於蹙老亦許其量。夫若方兵則惟以嚴密二郡給之，然則楊復老
所望於貴郡者，其必不能接濟甚明也。一內之水而無人不思挹
注，某之術窮矣。老公祖必有如用於此，惟句各是禱。錢糧草冊附
覽。劉札并繳上。諸容。晤。慈。

與王龍友 若維愛 涇州紳

四方多故，貴郡六度、委危，每欲跪請台教，以累蒙昧，而大駕移

入郡城，用是艱結。茲有啟者，劉復老兵願奉命，檢定四十派，食
慶州五邑餉錢七萬九千六十餘兩，即無贏餘。亦已不惠不逞矣。
無端忽遣兵來，既劫掠羅浮，圍殺顧瑞老江心寺，投屍江流。此等
舉動，真令人再四思，雖不得其詳。貴門生項君諱允師者，個儻負
奇經，賀鎮題。

大人夫

名須是名，正言順方可。深芳百世復老。

此番道兵

故而殺天子所委任之大臣人之稱，斯師也。

其謂

以此意商之項君，勸其慎重出處，向令千古英雄

哄人，詞之貴郡紳士，咸謂惟老先生之言，能令項君敬聽。故敢率
臆上瀆，惟留神是禱。

又

劉復老此舉蓋謂某白面書生可以兵威劫之某真了書生讀聖賢之書知忠孝之義見無禮於其君者不啻肉顧虎狼來視湯鑊也兵限四千洵派五邑皇上所親定也而復老偏執前此察兵洵洵之旨夫皇上前此未知歐括餉數若干故欲始兵給餉及楊龍老入對具言錢糧數目皇上恐兵冗則餉必竭遂為勳督二臣裁定兵餉之額正如漢高帝刻印銷印了無成心如復老所言是印一刻決不可復銷矣臣之於君父之首必擇其便於己者而後遵之抑何其大不敬無人臣禮也顧瑞老何罪而殺之并沉其屍復老猶淨說於人曰此部兵為之面非為之何此哥大

案當魏 聖明處今某何敢便為計罪之舉但復兵方盤踞東臨境內勢難作之不見不聞承台教深佩服於大德倘彼敢奉台諭撤兵西還某怒壇之臂敢不引却再耳附復不盡願言

與李拙子學科 名繼燧温州府人 晉勸諭

半月前開台駕自

輕舟造謁一恣朝中并江近事不

意括兵無故

未幾而報田兵到括又未幾而振虜騎渡

江種一皆不獲伸求教積悃悵快何極責別舟荒之餘自春

可問近方幸早未告熟可以漸理催科以風鶴一傳爭思逃

竄追呼之吏枝無所施各營連月呼飢至此望斷救濟萬一漬卒

卷至賑何人以禦之言念及此如生針理日念親王聖老公祖勸

輸三千金，某已具。題留用。然林潤未足，紆巡眉聞，台臺勸輸數千，未料當此危急之秋，一并留充兵餉，知為聖明所不靳，然未知確數，未便具題。肅此馳懇，乞祈賜示，為慰。跋。

跋

又與李拙子新陞巡撫駐福安州

不意天下事遂至於此，貴鄉殘破，救省垂危。聖明特簡老公祖，台臺磨鎖鑰，恢剿之任，一經巨手，孽盡自當，令兵氣振揚，虜氣殫盡。幸勿憾受事之晚也。某庸劣之才，誤任封疆，早知其必不免於顛隕，而所遇之難，亦適相湊，飢饉特甚，餉匱兵弱，一也。已聞虜警而潰，兵數萬，破按郡，直迫東甌，倉愈分而力愈薄，二也。項允師

王欽瑞劉延漢相繼匪雲，三也。要之料理無術，聲不靈，則事果無可辭雖荷。聖恩寬處，而枵心實無以自容也。桑榆之收，散不見勉，自奮然或失力窮，而同心共濟之人，復若難遇。今惟有稟成老公祖，方略庶幾一效，一割身歛，若官叩賀，葉請指教，軍旅惶惚，不莊不恪，惟始原是。

興凌仲升

亟欲趨棘門，請方畧。

停妥，即當晉。

某一雜舟，使爾星散，僕餉到安棟也。虜有窺閩之意，台臺預嚴布置，宜

可無憂。然我不進取，以分其勢，則彼窺伺之謀，終不可戰。今水師次第購集，不為不多，而事權渙散，莫適為主。夫用兵貴如常山蛇

勢首擊尾應合首而有共為首者焉尾而有共為尾者焉彼以觀
望即擊首而首且不應何論尾哉某於前月廿四日上小疏議今
水師為三板一進江口取平陽一進飛雲取瑞安一進黃葉取郡
城今道責成使虜略多薄水陸約期夾攻事或可濟但未知廟堂
之上如何裁斷耳某才具本庸威望已失廁身行間終屬贅疣惟
願末身歸朝靜聽處分而皇上尚覺其重誅責以榆效揆時度
勢萬難應手將來之戎未知所底台臺幸有以極之率

勤請教未盡欲言

與郭介菴給諫名符甲

日荷光顧正值發兵擊虜未得快所欲言願甚之
初八日內使

三允忠實皇上與魯王書嗚第致之老年臺敵尚役費上此時
道途梗塞傳達實難適聞周旋戎將遣數船至舟山但未知其確
在何日老年臺能少倚若惟裁酌行之無事之壞一絲年荒餉匱
兵刃單薄一絲台紹寧工郡城連破方國安父子投降民心惶懼
無復固志一絲六道劉
援今茅收槍殘兵尚

形鶴面安能保其不散吾閩人之

寓匪者在、欲

時刻相通然餉竭無措終難以空言

激發忠義

以圖恢復斷不可一日居此自安

感佩大德匪淺詳也愚穎無任禱切

答斯望虹名亞龍

初九日接周平海手書報吾鄉廣警招以合縣南下某因身膺地方之責且見選將領統率義兵與虜相持於平陽不忍棄之而去義兵幸於初九十等日斬虜數十戰氣甚銳凌僉憲之兵忽然潰散義兵因此勢孤某擬舍舟登陸親至平陽鼓勵之十九日夜半接大教省憲吾鄉情形又未知乘輿所在五內盡裂此時復甌果非急着容召曰將領之在陸者揚帆南端以聽發縱先此奉復諸君面志

與張玄箬夕煙

以下三首皆涪州稱

千試不折百鍊彌剛台臺真鐵漢也憶壬辰歲台臺擊揖北征曾呼弟共濟扇頭六章至今詠評猶今人神魄飛動顧當時者方忌

人而不能容既不能容人而又好役屬人第竄見隱故帝稱病杜門以避之十年以來成紀茂較邊幅日增而造物亦巧相簸弄以結其角弟竊以此卜中興之有兆似非無當今事可為帝剖矣而願息者多異不肯做極惡題目却要做出二三同志

集教不腔熱血欲灑無地敬叱星長認乞指教於台臺倘

處使弟效鉛刀之一割弗敢辭也弟年六三

辛旬

以老而棄之楮短情長仗

惟始亮

又

不負朝廷不負所學者光緒二十八年悔福使孤忠困於寡援捧讀來教不禁涕之潑淫下也淑卿萬僅彈丸可指教而願之市不勝異意耶

說繁興視昔加甚憂深慮遠者不惟措手難即開口亦難矣弟守
臣之之辭而無展布之賢矣自想劇病以愁深恹念旦夕溝壑負
國之累終無以贖尤恨不得一悟先先生吐其鬱伊身外島興屯盧
始不易以弟所見稠衆中尚多有有心人今以困橫之客五百奮臂
疏召可使雲集響應因而發憤為雄亦須便弭節荒裔也幸熟計
之今弟回率爾附復秋風不遠致望德音

復蔡幼文

不佞性拙才疎久為時賢所棄思辱翰教空谷之音寔然喜可知
也孟夫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矧當今日而有百折不
之地恐未易可得蓋宜爭者不爭宜讓者不讓便是今日痼疾且

下之情若不能達

今又未必能行之於下即不佞所

轉以之入心

信也惟達人說項表章大賢義概庶幾有

積漸感通

賜自天久而國替者耳諸情形又生以能縷

卷之

溯洄

聖欽洲先生書隆武時巡按嘗銘德邑郡而寧紹魯王監國於隆慶已
間故先生時在石岐前巡時悔之銘此也相以上文字未收林多父於今集中
抄出以公於各鄉又法有闕而補疏屏之見寓於劉氏明與郡志行之笑居先
者事巡迴則亦多極正史未之誤也目錄失刻僅求全集再考之曰隆武不
四月廿九日

別心村詩 只似自下驕

其驕更不敢向吾平入社來

南史

然

曰是也 惟可及也

說 狂 狂

然

然